

# 高考语文命题改革浅议

周剑清<sup>1,2</sup>

(1.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2.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研究高考语文命题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当下的高考语文试题中存在着几个方面的争议: 试题的取材、阅读考查的方向、标准化的运用、写作的导向, 这些是高考语文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键词:** 高考语文; 命题陷阱; 重构

中图分类号: G4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3X(2012)05-0032-04

在教育领域中, 高考总是挑动人们的思维。高考语文命题更是热点中的焦点。1932年, 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入学考试命拟了国文试题。陈先生为学生拟定的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 还考对对子, 出句是“孙行者”, 这一举动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甚至有人批评陈寅恪“开历史倒车”。<sup>[1]</sup>因此, 陈先生还特地写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 在文中提出了他的语文命题的设想: “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 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点有密切关系者, 以之测验程度, 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 有所依据, 庶几无甚侥幸或无甚冤屈之事”; 并分析了“对对子”题型的妙处: “不过十字, 己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历史证明, 陈先生的命题理念和方法是十分正确有效的。如今的三位博士生导师周祖谟、张政、段学复均巧对“孙行者”: 前两位对以“胡适之”, 段对以“祖冲之”。总结陈先生的命题经验有三: 一是命题形式简洁明了; 二是突出了汉语言本质; 三是操作准易且客观的评分标准。今天的语文高考, 用一份7 000字左右的试卷来检测学生学习12年语文的效果, 这种希冀有些过于理想化, 只是目前还无法找到一种更加有效、合理又简便的选拔方法。那么改造现有的语文高考内容成为重要突破口。

## 一、关于语文试题的取材问题, 正确处理课内与课外的关系

高考语文试题应该取材于课内还是课外以及各自的比例如何分配,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语文教学。高中生对语文教材的漠视就缘于现在的高考语文与教材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其实, 高考语文也并没有完全取材于课外, 特别是语文基础知识的考核, 在最初的开始时, 大部分内容是取材课内的。下表(见表1)中的数据表明, 语文基础考试内容的取材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表1 试题中语文基础知识课内与课外的比例

年份	语文基础知识总分	取材课内的命题分	占语文基础知识总分的百分比
1981	60	30	50%
1982	60	24	40%
1983	75	26	35%
1984	70	16	23%
1985	70	31	44%
1986	70	30	43%
1987	70	29	41%
1988	70	24	34%
1989	70	22	31%
1990	70	18	26%
1991	70	18	26%
1992	70	13	18.6%

资料来源: 张蕊. 试论高考语文命题的走向[J]. 中学语文, 1992, (11): 2

收稿日期: 2011-06-24

作者简介: 周剑清(1970-), 男,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9 级博士生,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考试研究。

关于此问题,国家命题中心负责人章熊同志提出了三点理由。他认为:<sup>[2]</sup>第一,高考语文的目的是为了选优,因此必然要淘汰大多数。章熊同志在《关于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语文高考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但不受课文的约束……近来的试卷都有一定数量的试题与中学课本相联系,这是出于稳定教学的考虑。”第二,由于各省会考制度的推行以及语文课本的“一纲多本”的形成,高考语文必须逐步与课文脱钩,只有这样才能适应这一新的发展形势。第三,高考必须以检测能力为主。语文教材不过是一些例子,语文教师通过这些“例子”来对学生进行语文知识的传授与语文能力的培养。章熊同志在《1986年高考语文命题的几点考虑》一文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语文教材不过是一批‘例子’,教学中重视教材的作用,一是要真正理解教材所提供的语言现象,二是要能够举一反三……学习一篇课文,如果对其中的语言材料茫茫然,只记住一些空洞的概念或结论,那是毫无意义的。”

## 二、关于阅读的问题,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汉语言的学习离不开母语文化经典的阅读。单单以每天40分钟的语文课堂教学解决不了语文学习的问题。语文课堂学习与课外阅读是语文学习不可缺一的两翼。大量的母语文化经典的阅读是学生学母语的必要条件,因为母语文化经典中包括了大量的文化常识、文学常识。这些内容成为培养学生驾驭母语能力的重要因素。语文阅读不仅依赖大量的作品为积淀,更重要还要有一定量的、可以背诵的文本为依托。只可惜许多必须诵读的名篇被语文新课标“减少机械的死记硬背,提高基本能力”抹杀了<sup>[3]</sup>。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阶段都是一生中记忆的最佳时刻,大量背诵各种文体的文章,让学生浸透在母语文化中,感受汉语的魅力、感知写作者的情感,是学习语文的最好方式。也只有通过大量的背诵,才能对隐含在文章中的节奏、文气、文脉乃至文化精神有深刻的领会,才可以将行文中的佳境妙处以及作者的各种行文技巧化为己用,并自觉将它转化为自身的写作素质。阅读是提升母语素养的重要途径,古人对这一方法运用娴熟。我国传统汉语启蒙读本中,最普及的两种选本《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就是质、量并重的经典范本。“熟读唐诗三百首”是“不会做诗也会吟”的前提条件。科举时代的举子们学习汉语不像今天的人们那样拥有大量的参考书,他们的书籍很简单,不外乎就是“四书”、“五经”。背诵是唯一法宝。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写道:《文选》烂,秀才半,就是点明了反复地诵读文本的重要性。《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有“香菱学诗”这样一个情节:

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场,谢,阮,庚,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sup>[4]</sup>(P640)

这一段文字是作者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表达了他的写作观,要来做“诗翁”打“底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细心揣摩”精品;以李白、王维、杜甫等人代表性的精品佳作为底子。二是数量保证:“王维的一百首、老杜的一二百首、李青莲的一二百首,还有应场,谢,阮,庚,鲍等人的作品”。三是种类丰富:“五言、七律、七绝”等形式,均要涉及。阅读如此重要,可是今天的中学生保留自觉阅读经典的习惯已经不多了。究其根源,还是考试与现实生活中的经典阅读的关联太少,没有能紧密结合。近年福建高考试卷中重现文学常识、文学经典阅读、文化经典阅读测试,并且赋分较高,有益于引导母语学习,应该成为开放母语测试的一种走向。如,2010年福建高考题中阅读部分的第7题是对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子夜》、《巴黎圣母院》和《欧也妮·葛朗台》某些细节的复述,它要求学生有大量的阅读作为基础。同时,这种阅读也不是简单粗略的浏览,是基于对文本有总体的认识和对细节的再现。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主张通过超量阅读法代替讲读,单凭借语文课堂教学中精讲选文很难造就文字明白通畅的人。他说:“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所得,可以断定许多文字明白通畅的人,都不是在讲堂上听教师讲几篇唐宋八家的残篇古文而得的实绩;实在是他们平时或课堂上偷看小说而来的结果。”<sup>[5]</sup>

## 三、关于标准化的问题,正确处理主观题型与客观题型

如今,尽管标准化选择题的比例已经大大降低,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40%下降到现在的20%,但是仍有不少人提出要全部根除。1997年“语文教学大讨论”中,批评的焦点之一就是标准化测试的形式,认为它不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语言表达的多义性决定语文考试应采用主观表达的形式。这并非没有道理。就当前我们的语文教育而言,语文基础知识的内容已成为纯粹的、孤立的“考点”存在,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割裂,它们的语文价值被忽略、被低估。这一现象使语文教学中出现了应试为主的问题:一是基础知识以纯粹语言训练为主,汉语言的特征体现不足,考查形式重于内

容；二是试题设置质量不高，难度不足，缺少母语的蕴含与实质；三是割裂了语言的实际运用，考试与生活运用成了隔离的两张皮。如对联，它应该是汉语表达的特有形式，是汉民族优秀的民俗文化，在考题中出现这样的题目不仅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关注，更起到了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汉语内容的精华，形式的精炼，出对者与对对者的才华、性情、情趣、人格都可以从对联中窥探一般，但由于不在语文教学范围之内，考试只能降低要求，层级能力过于低，难以体现对联的韵味。如 2004 年广东 24 题：填写对联。（划横线的句子为当年提供的参考答案）

荔枝龙眼木瓜，皆是岭南佳果

下联：鹿茸貂皮人参，都为东北名产

2005 年福建 19：填写对联并写横批。

上联：中华儿女文武双全建伟业

下联：炎黄子孙德才兼备展宏图

横批：振兴中华

以上试题的内容过于明显过于简单，且带有很强的思想导向。只是考查了形式而忽略了其内容。其实，标准化的考试形式并不影响汉语考试的能力测试。台湾联考试题中的有许多的选择题，赋分达 55 分，占总分比例的 55%。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台湾国文教育的水平，相反，标准化这种形式在台湾国文考试中如鱼得水，相得益彰。比如下面的这道题目：

罗董事长的三位朋友分别在今天过七十大寿、乔迁新居、分店开幕。如果你是董事长的秘书，下面三副对联该如何送才恰当？

(甲) 大启而宇，长发其祥

(乙) 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

(丙) 室有芝兰春自永，人如松柏岁长新

A、甲送乔迁新居者；乙送分店开幕者；丙送过七十大寿者

B、甲送分店开幕者；乙送乔迁新居者；丙送过七十大寿者

C、甲送过七十大寿者；乙送乔迁新居者；丙送分店开幕者

D、甲送过七十大寿者；乙送分店开幕者；丙送乔迁新居者<sup>[6]</sup>

试题中没有了我们常见的思想导向，题目亲近，贴切现实生活，达到了对联形式的简洁、工整、含蓄、优美，而且其中内蕴的丰富、新颖、深刻、温厚更让考生不自觉萌生对汉语言的热爱。这种形式的考试，对学生的语言学习和精神陶冶而论，远远胜于苍白的说教、简单的语言训练。当前的语文高考不能取消标准化试题，是因为就大规模的考试而言，能力的可测性与模糊性决定了考试必须偏重于相对客观的智育

考查。具体地说：一是标准化试题涵盖面广，有利于综合测试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二是标准化试题杜绝了考试的人为干扰，使公平公正性得到最大化的保证；三是标准化考试并不意味着违背了语文学科的规律，形式不会破坏内容的实质。

#### 四、关于作文问题

第一，我们的传统作文观念是“文如其人”、“以文取人”，把作文看作是评价一个人思想、道德、品格的标准，科举考试是如此，现代考试也是如此。在现代作文评分标准中，作文评分的依据主要有 7 项，分别是：立意、选材、中心、内容、感情、结构、语言。其中，立意和感情都是主观性较强的评价标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常常因为阅卷者个人喜好的风格偏向与心理情绪而引起评分误差；另外 5 项评价标准也不是刚性的标准，也会因为评阅人的对模糊评阅标准的解读而产生评分的主观性误差。高考作文如果想达到检测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水平、人文素养等目标，并以此评判一个学生真实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只是水中望月的美好愿望。因为“一个人的思想道德认知和一个人真正的思想道德觉悟是有差别的。对某一个思想道德问题有认知，并不代表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他会表现出与认知相一致的行为。通过作文，我们只能了解到学生的思想或道德认知，但决不能以此作为评判其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的依据。”<sup>[7]</sup>

第二，基于两点现实，对高考作文提出质疑：其一，在近 30 年的语文高考中，作文内容都是基于考查学生对文学作品写作，而忽略对其他写作体裁的考查；其二，高考作文在评价标准中分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而发展等级几乎接近于文学创作的要求，大量出版的历年满分作文可以印证这一观点。以文学创作的要求作为高考作文测量目标是否恰当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郭开平教授在他的《语文八论》中这样写道：“中小学生的写作不能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有多高的创见，成为什么文章家、文学家。他们能够照猫画虎，进行模仿性的作文就算达标。只要写得通顺，大体合乎规范，就应该认为不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又没有多少社会经验，你能要求他有多新的创见呢？那样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的中小毕业生以后并不都去从事写作工作，他们又不当作家、文章家。”<sup>[8]</sup>由此可见，以文学创作的要求作为高考作文测量目标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更没有普遍价值。因此，我们的语文考试必须将“写作”和“作文”准确定位，加以区分，并恰当使用。

第三，学生 12 年的语文学习，考场上三个小时的艰苦思索，然后交给阅卷教师最后裁定。可见阅卷教师的客观公正是多么的重要。“教师评分的差别是作文成绩摆动幅度大的最重要的原因<sup>[8](P190)</sup>。”当前影响教师评估学生作文的因素

有很多,如教师的审美情趣、风格偏爱、语言习惯、心理情绪等,这些都会导致评分的误差。在高考的作文评阅中主要以采意评分为准。相对于采点评分的简便培训和操作,作文的评分标准根本无法拟定固定不变的答案,让教师可以公式化、机械化的简单操作,按图索骥来求得唯一的分数。学生的作文内容千变万化,风格因人而异,教师只有在比较全面地阅读学生的作文的基础上,通过与模糊的评阅标准相比较,才能裁定一篇文章。这是一个复杂的个性化的处理过程。尽管学生的最终成绩是在一评、二评甚至是三评、四评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但是,这仍无法掩盖其主观性产生的误差。

#### 参考文献:

- [1] 陈玉根. 新课程背景下高考语文试题命题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1—22.
- [2] 张 蕊. 试论高考语文命题的走向[J]. 中学语文,1992,(11):3.
- [3] 刘笑天. 高考语文试题构建与母语文化素养提升——旧考题引发的新思考[J]. 山东教育,2011,(Z5):39.
- [4] 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5] 潘新和. 穿洞——胡适理想主观(一)[J]. 中学语文,2000,(8):58.
- [6] 台湾 1997 指考(国文). 大学入学考试服务中心[DB/OL]. <http://www.ceeec.edu.tw/default.htm>.
- [7] 柴小倩. 高考作文测量目标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54.
- [8] 郭开平. 语文八论[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传统学校以培养“以德服人”来治理社会的士大夫为已任,课程传授的是人文知识而不是可测性的智育。做为入仕的资本,这种知识曾被几千年的中国人顶礼膜拜,今天仍不能完全摆脱盲从。以知识作为语文考试的核心内容,或者说通过语文知识作为载体来考核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命题无法绕过的中心。理想的高考语文试题构建,无疑应当以提升母语文化素养为基本支点,厘清过往试题的优点不是供陈列之用,而是“拿来”吸取养分,进而激发出富有建设精神的新构想,创建出新时代的语文考试文本。语文考试就是在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传承与创新、借鉴与融入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 Reforms on Chines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ZHOU Jian-qing<sup>1,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s on Chinese is significant fo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materials for test questions, direction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andardization, and orientations of writing. Therefore, the paper offers four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Chines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itfall;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高小立]